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Research on
China Population Quality

中国人口素质研究

夏海勇 等著



科学出版社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Research on
China Population Quality

中国人口素质研究

夏海勇 等著

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厘清了人口素质及与其相近的若干概念的差别,提出了比较科学的人口素质的概念及其内涵,设计和构建了包括人口思想道德在内的人口素质综合评价体系,将对人口素质的研究建立在了一个比较科学、客观、全面的基础上。通过对人口素质的定量研究和评价,以及对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的定量研究和分析。

本书可为政府部门的相关决策、规划提供客观的事实依据和科学的理论支撑,亦可为理论工作者和高校师生的研究提供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口素质研究 / 夏海勇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03-041031-3

I. ①中… II. ①夏… III. ①人口素质—研究—中国
IV. ①C9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9675号

责任编辑: 朱丽娜 苏利德 高丽丽 / 责任校对: 彭 涛
责任印制: 张 倩 / 整体设计: 楠竹文化

编辑部电话: 010-6403 3934

E-mail: fuya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1/2

字数: 361 000

定价: 7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世界著名的思想组织罗马俱乐部的首任主席奥雷利奥·佩西曾经说过：从现在起，人类万事的精华是人的素质和能力……人类命运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素质——不仅是某些杰出人物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地球上几十亿人民的普通素质……唯有人类素质和能力的发展才是取得任何新成就的基础，才是通常所说的“发展”的基础。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是明确了提高国民素质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全面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正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人是生产力中首要的能动要素，人口素质的高低，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当今国际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可以肯定地说，谁拥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谁就可以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和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以弥补本国资源的不足。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越来越依靠脑力而非体力来创造新的财富，人口资源能不能跃变为经济资源和财富资源，并不在于总体数量的大小，而在于其中有多少高素质的头脑，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强劲的创新能力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作用。人口素质也是综合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国30多年来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正是以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前提的。在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已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时代要求和现实呼唤。

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经参加了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联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素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的

研究，为笔者对人口素质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几年前，承蒙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笔者有幸承担了“人口素质指标体系研究”项目，有条件得以尝试对人口素质进行较全面和深入的系统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有着不同的界定，又由于人口素质的多义性，其内涵和外延等基础理论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人口学恢复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争论多年至今依然见仁见智，难下定论。本书对人口素质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厘清了人口素质及与其相近的若干概念的差别，对人口素质的内容及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三分法”和“二分法”的分歧，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评价，在肯定“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科学的人口素质的概念及其内涵。

由于对人口思想道德素质衡量和评价存在困难，多年来我国学术界都采取了回避和绕开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一些国外著名学者也放弃了对此问题的探讨。我们从大量统计指标中，精心地筛选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指标，把对思想道德素质的评价正式纳入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力求使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全面、完整、客观和科学，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

本书分别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两个方面，对我国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论证和强调了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新时期我国人口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大力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事实证明和科学依据，尤其是对政府部门有关中长期战略研究来说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的研究中，笔者的研究生徐倩、梁冬、李卢霞、王成新、王新华、自涛涛、王文明、艾丽、孙淑红等参与了部分数据资料的收集或部分章节初稿的撰写；李卢霞博士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本书的定稿进行了精心校阅；科学出版社编辑朱丽娜和于盼盼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她们高效率的工作令人赞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口素质研究多年来一直是我国人口学界的突出难题，由于人口素质及其评价方法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有很大的分歧，加之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和相关资料缺失，统计口径变化较大，尤其是部分统计数据尚未对公众开放，也为本书的定量研究增加了难度。限于笔者的水平和能力，本书如有不足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夏海勇

2013年12月于南京大学

前言

第一章 人口素质的理论界定及其讨论	1
第一节 对素质与人口素质的解读	1
第二节 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理解和研究	2
第三节 我国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认识与探讨	4
第四节 人口素质概念的多义性与解读人口素质的困难性	6
第五节 与人口素质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	7
第六节 人口素质的内涵及其规定	11
第七节 人口素质与中国的现代化	13
第二章 人口素质指标体系的构造与评价	20
第一节 人口素质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其社会意义	20
第二节 国外对人口素质指标体系的研究	24
第三节 国内对人口素质指标体系的研究和探索	30
第四节 中国人口素质指标体系的构造设想	47
第五节 人口素质综合指标的设计与评价	54
第三章 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分析与评价	67
第一节 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整体状况	67
第二节 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特点	70
第三节 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物质基础	99
第四节 全国各类教育设施和人员配备	116
第五节 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和劳动力负担系数	129

第四章 中国人口身体素质的分析与评价	142
第一节 中国人口总体死亡水平及死因构成	142
第二节 婴儿死亡水平及死因构成	147
第三节 婴幼儿(1~4岁)死亡水平及死因构成	151
第四节 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水平分析	154
第五节 我国青少年体质状况动态分析	157
第六节 残疾人状况	173
第七节 我国居民营养摄入情况	174
第八节 人口健康状况的国际比较	176
第五章 中国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分析与研究	192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思想道德建设的回顾与评价	193
第二节 提升我国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思路和对策研究	197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测量和评价	204
第一节 中国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存量	205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存量	209
第三节 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	217
第四节 人力资本投入与我国经济增长:区域间差异	240
第五节 基本结论	243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健康素质的经济效益测量与评价	245
第一节 健康投资的理论基础及研究评述	246
第二节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健康投资:宏观分析	253
第三节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健康投资:微观分析	262
第四节 人口健康生产函数	266
第五节 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些启示	290
参考文献	293
附录A 扩展索洛模型的统计检验结果	299
附录B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有效劳动模型统计检验结果	301
附录C 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统计检验结果	303

人口素质的理论界定及其讨论

人口素质，学术界又称为人口质量，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界定。又由于人口素质本身的多义性，其内涵和外延等基础理论问题，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人口学恢复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争论多年至今依然见仁见智，难下定论。

第一节 对素质与人口素质的解读

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在古代汉语中，早已有对“素质”的解释。

作为名词，在《说文解字》中，素，“白致（緻）繒也”，指未经加工的白色生帛。古乐府诗《上山采蘼芜》中，有“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作为性质、属性，“素”多是真实的，未经矫揉造作、装饰加工的，像平时一样的。

“素”的另一解释则为本质，《淮南子·俶真训》中有“虚无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虚无是道存在的佳所，平易者是道的本质）。在《论语·八佾》中，“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其中的“素”本意表示绘画中的白色粉底，引申为人的基本素养。《汉书·李寻传》记载：“马不伏厉（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汉书·刘表传》中说：“越（蒯越）有所素养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众来。”

对于“质”，《广雅·释言》解释为“地也”，所谓“地”就是事物的基础、底子。《论语·卫灵公》中有“君子以义为质”，即以义作为基础、根本。《荀子·劝学》中有“其质非不美也”，这里的“质”则作“本质”解。

“素质”一词，最早可见于晋代张茂先的《励志诗》：“如彼梓材，弗勤丹漆，虽劳朴斫，终负素质。”这首诗的意思是培育的人才，若不勤于修养，终究会影响到已有的良好素质。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素质”的解释是：①事物本来的性质；②指素养；③指心理学上的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性质。

《辞海》对“素质”的解释是：①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②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如政治素质、文化素质；③指心理学上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指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对此，《简明心理学辞典》中解释得十分明确：“素质，又称天赋，是个人生来所具有的解剖生理特点。这些特点是通过遗传获得的，所以也叫作遗传素质。主要指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特性，其中脑的特性尤为重要。”

“素质”一词的最初使用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原来是指物种在“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和进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种系机能水平。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遗传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又把人所具备的继承祖先的那些生物特征，称作遗传素质。此后，在社会生活和现代学校教育活动中，素质一词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最常见的一个是指事物的本质，另一个是指心理学作为个人先天具有的解剖生理特点。如果用于人，“素质”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点；二是后天经过环境、教育获得的基本品质。可见，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的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及其他实践活动的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品质，是“人的素质”或“人口素质”。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将人口素质定义为：“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指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包括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通常简称为德、智、体。”

第二节 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理解和研究

在西方人口学中，不论是形式人口学还是人口研究，都以人口数量研究为

主流，仅有极少数学者介入过对人口素质的探讨，而且其对人口素质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不尽相同，更多的是和人口的生物学因素相联系。

1949年，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 Landry）在他出版的专著《人口概论》中，曾提出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之说，但他认为所谓“质的人口学”，是以人类生理的、智能的、伦理的、优生学的资质作为研究对象的。

1951年，法国人口学家舒瓦里埃在其出版的《一般人口学》中，把对人口学的认识区分为量和质两个方面。

1952年，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 Sauvy）在他的名作《人口通论》中，曾专门讨论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阿·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只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实现的，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实现的。

1959年，美国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在为“人口学”下定义时，对人口“质量”部分如何界定感到十分为难，“经过审慎考虑”，最终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

西方研究人口素质成果显著的当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等，舒尔茨的名作《人口质量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凭借人的质量的提高而实现的。生产的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术和技能等，日益成为决定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高素质的劳动者必然具有高效率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能够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贝克尔突破传统的资本概念的束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索洛残差”的根本原因，改善贫困人口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舒尔茨、贝克尔等学者在这里所研究的人口质量，显然属于经济学范畴，他们的研究成果业已成了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

1971年，日本人口问题审议会曾专门讨论了关于人口素质的定义问题，据日本出版的《人口事典》引述的人口素质定义，人口素质是“作为集团的人的遗传的素质、形质、性格、智能或教育程度等各种属性，换句话说，是对肉体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的、能源的状态等机能侧面的各种性质的综合”。

1979年出版的苏联的人口学著作《人口学体系》，对人口质量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人口质量是表现人口本质、人口特殊性和人口规定性的那些本质特征的总和。”“人口质量就是使人们的劳动能力同它赖以运用起来并发挥出来的客观条

件相适应，并把这种适应关系保持下去的一种方式。”“人口质量，就其实质来说，是一个复杂而又综合的概念。它包括整整一套表明人口及其最重要部分——劳动适龄人口的特征。这些特征指的是人口教育水平、人口职业构成、人口社会构成、人口变动，以及多民族国家中通晓一种或几种民族语言。人口质量概念亦应包括人们之间和各类人口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

显然，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理解和表述，表现出了十分谨慎和明显的差异性。

第三节 我国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认识与探讨

我国人口学界张纯元教授较早地对人口质量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他在《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提出，人口质量就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我国人口学者编纂的《人口学辞典》将人口素质定义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人口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其质的规定性也有不同的内容。人口学说讲的人口质量，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刘铮等，1986）。

梁中堂等（1985）则在其《人口素质论》一书中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认为人口质量或人口素质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苏联学者如巴兹德勒夫对人口素质的定义是一致的。

穆光宗（1997）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可见，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在系统有序和结构合理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人口素质涉及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职业构成、国家政策、社会关系、教育水平、人际交往、环境和遗传等诸方面因素。

阎海琴（1992）认为，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

和认识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人口质量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在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

谭琳（1996）主张应该拓展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的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它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沙莲香等（2001）则认为，人口素质不仅包括自然状态及其过程中的素质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社会状态及其过程中的素质因素，除了地理的、物质的、生理的因素，还有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而一旦把人口问题置于社会状态及其过程中去研究，就会看出人口素质与智力、人格、道德、角色诸层次上的素质因素之间是相互渗透、交错起作用的，以及可以看出人口素质中的智力、人格、道德及角色诸方面素质在其中的作用。沙莲香还认为，人口素质是国民素质的组成部分，国民素质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低层面的基础素质和高层面的深层国民素质。基础素质或叫国民素质之本，包含国民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它接近于人口学对人口素质的概括。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均由若干指标构成。从发展趋势上看，基础素质必然会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而向上提升。深层国民素质包括人格素质、道德素质和角色素质。这三种素质均由若干指标构成。深层国民素质的指标主观性强，从变化上看，深层国民素质并非完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尤其是在当前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处于急剧的冲撞之中，深层国民素质的变化更会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吴进义（1991）认为，人口素质总是受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所制约，所以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关系来考察人口素质。人口素质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与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人口素质又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德、智、体各种特质的总和。具体来讲，就是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种能力。人口素质就其内涵来讲，是由多层次、多侧面、多要素组成的多种规定的综合。从不同的层次来讲，可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社会素质；从不同的侧面来讲，可以分为内潜素质（心理深层的文化意识）、外显素质（外部表现出来的从事社会活动的的能力）；从构成人口素质的要素来讲，大体可以分为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从人口素质的属性来讲，可以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

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这就是说，要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人口素质的高低，反映了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强弱。人口素质的高低，是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的大小，亦即认识、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大小。人的这种活动能力的程度，是在作用于客观物体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4 年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人口素质是人口质量的重要内容，人口素质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核心。人口素质包括人口健康素质、教育科技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

赵开国等（1997）把人口素质理解为：一定历史阶段中，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口在质的方面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人口素质可划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三大部分；可划分为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两大部分；也可分为人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三大部分。不论如何划分，其构成的框架组成差异不大。但必须注意的是，虽然框架组成部分大同小异，但每个部分所容纳的实际内容却是随着时代和生产的发展在不断地被充实或剔除。另外，如果我们做一立体式的框架处理，人口素质的构成就可以划分为横、纵两个切面，横切面可以划分为人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纵切面可以划分为人的个体素质、综合素质、群体素质等。

第四节 人口素质概念的多义性 与解读人口素质的困难性

人口素质的概念具有多义性，不仅体现为对于人口素质的内涵，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在人口学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口素质亦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据朱国宏（1994）的归纳，至少有以下 6 种不同的理解。

1) 字面上的理解。其认为所谓人口素质就是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这种理解其实过于宽泛，类似于一种“万金油”，对任何一种事物的规定都能适用，并没有赋予人口素质特定的含义。

2) 现象上的理解。其认为在人口变动过程中，相对于数量，质量更为重要。这种质量反映着人口内在的变动规律，所以人口素质是反映人口变动过程的质量方面的范畴。这种理解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一般事物的质量性质，范畴规定过于简单。

3) 属性上的理解。其认为人口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 而人口总体的内容又涉及社会经济领域的诸多方面, 所以人口素质所体现的便是这诸方面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理解在运用中常常是静态意义上的。

4) 哲学上的理解。其认为人口素质由人口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所决定, 应当是能够体现这种规律性的范畴, 因而人口素质归根到底是指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即人口本质。而这一抽象理解并未指明人口素质的特征是什么, 因而在使用中, 往往会出现定义与内容分类之间的逻辑脱节, 或者说陷于模糊抽象之中。

5) 经济学的理解。其认为人口素质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也有投资与收益问题, 人口素质形成是人口投资的结果的表现形式, 同时又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的实现内涵。这一理解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相联系的, 同时又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移植入人口学的痕迹。

6) 生物学的理解。其认为人口素质反映了人口的健康状况和体质变化状况, 指的是人口身体素质的状况及其变化。这一理解是基于医学、遗传学、优生学等学科的研究, 对人口及其过程所进行的一般性描述。

人口素质概念具有多义性, 不同学科对人口素质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研究视角, 导致对人口素质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读, 并由此生出了人口质量、人的素质、国民素质、人类素质等不同的提法。

第五节 与人口素质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

人们在研究和讨论人口素质的时候, 经常会面对与人口素质相关的不同概念, 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人口质量

“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表述, 但英语中却是源出一词, 即“population quality”。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 人口素质与人口质量的概念并无本质区别, 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比如, 1987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上, 一种意见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完全是同一概念, 只是表述不同; 1991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上, 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就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 1992)。朱国宏(1994)也认为, 人口质量、

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语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是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是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口质量的含义较人口素质更为广泛，应该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应有差别，不能混为一谈，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素质是对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88）。穆光宗（1997）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应该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文化教育。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素质”，其含义实为泛指各种事物本来就具有的性质，其最大的特点则是任何称之为“素质”的具体所指都具有“自在性”。所谓“质量”，一般是指各种产品和工作好坏优劣的程度。因为产品系人所造，工作系人所为，所以“质量”一词的具体所指具有明显的“自为性”特征。以此为据，加之人是既不同于任何物体也不同于一般动物而独具思维的高级生灵，所以“人口素质”自然是指人的神经系统与感觉器官上的先天性特征。换言之，也就是一个人人生来就有的既定生命实体及其潜在于心灵的智慧根基所能表现出来的健壮、聪颖的程度。而“人口质量”则是指一个人自出生以后，特别是在其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素质，主要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四大要素，通过自身的努力修为而在智、德、体三个方面的发展上所达到的水平。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属于先天本有的“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心性、潜在智慧、气质特点等。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的努力所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和发展的实际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质量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发展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

二、国民素质

单培勇（2002）认为，所谓国民素质是指国民在先天禀赋和历史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同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因素的直接引导的作用下，通过内化后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性质，其内涵是国民在生活、工作和

社会活动中所具备的自身条件,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上述条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身体、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其实质是德、智、体诸条件的有机结合和统一,这种能力是一种潜在的能量,即生物能量、社会能量或内含的价值(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从外延上说,它可以作为古代中国国民个体素质、全体国民素质,也可以作为当代中国国民个体素质、全体国民素质,还包括一定社会时期的各地区、各阶层和群体的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身体素质,包括先天遗传性生理素质和后天肌体素质两大要素;二是心理素质,包括需要结构品质素质、自我意识品质素质和气质与性格品质素质三大要素;三是社会文化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四大要素。

沙莲香等(2001)则认为,国民素质是由身体素质、智力素质、人格素质、道德素质和角色素质五部分构成的。

三、人的素质

沙莲香等(2001)认为,“人的素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点给出不同的规定,也就有不同的称谓。沙莲香等还认为,“人的素质”系指由人具有的特质所规定的活动能力及其状态。人的物质同其他事物的物质一样,具有结构意义,带来质的规定性,由特质规定的的能力则具有功能意义,带来量的规定性。素质是质与量相统一的概念。这里的人包括个人和诸多个人,亦称个体和群体;人一生的活动包括各个种类的生命的、生活的、职业的活动;能力包括显在的和潜在的或表层的和深层的不同层面;状态属于活动样态,包括体态风貌、社会形象,给人造成的印象、感受、社会评价等。由此言之,构成“人的素质”的特质,包括生理的、智力的、心理(人格)的、行为和价值观念诸物质,由此,研究“人的素质”就有了颇多角度及视野,有心理和教育学的视角,也有可谓之为“素质论”的综合研究;有对个体的研究,求其个体差异,亦有对群体的研究,求其共有的水平及状态。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故此,即使是群体素质研究亦必以个体为基础。

有学者认为,人的素质应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特征,即认为人的素质是指人的自身所具有的特点、特征;二是品质,即认为人的素质是指人的品质、能力、修养、素养等;三是要素(条件),即认为人的素质是指人的要素或条件;四是水平,即认为人的素质是指人的身心发展的水平及其质量水平;五是综合性,即认为人的素质是指人的品质、从事活动的自身条件和人潜在的能力;六是系统性,即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理解素质,认为人的素质是一个系统(陈庆立,2002)。

袁贵仁(1993)则认为,人的素质包括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及

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

单培勇等(2009)提出,人的素质是指人的先天和后天的特质。它可以分为狭义、广义和泛指三个方面。狭义的素质主要应用于生理学和心理学,它是指个人身体上那些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指人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以及运动器官的结构与功能,是人的后天性格与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也可称为“先天(人的原始时期)素质”,与禀赋、天赋相近。广义的素质是对人的性格、毅力、兴趣、气宇、风度等总的概括,是指一个人在先天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补偿作用形成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区别的基本特点。当素质这个词不仅限于生理学、心理学范围,而是广泛应用到其他方面时,就是泛指之意,它所指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阶层或群体在特定条件下、特定的时间内国民的一种基本状态或特性,譬如,中国国民素质、中华民族素质。

四、人类素质

人类素质的提法虽不多见,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创始人、意大利思想家奥雷利奥·佩西认为,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人口爆炸、贫困扩大、污染加重,使人类社会走入困境,而要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途径是进行人类革命,提高人类的素质。奥雷利奥·佩西指出,“从现在起,人类万事的精华是人的素质和能力。……人类命运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素质——不仅是某些杰出人物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地球上几十亿人民的普通素质……唯有人类素质和能力的发展才是取得任何新成就的基础,才是通常所说的‘发展’的基础”(奥雷利奥·佩西,1988)。

我国学者卢迅在其所著的《人类素质学》中,也提出了人类素质的概念。卢迅认为,人类素质是人的内在与内化的各种要素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是一种潜在的能量,因此把人的素质定义为人的素质潜能或人的潜能。人类素质学确定人的素质潜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①人的内在素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②健康、体能、智慧、知识、修养的统一体;③参与社会实践和素质演化所表现出的能力;④心灵美与行为美的统一。

人是一种抽象,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人类同样是一种抽象,表现为相对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类”;而国民亦只是相对于一国中之人群。人口作为人口学研究的对象,则是对人的群体的进一步的抽象,所以人口并不能覆盖人的所有属性,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人类素质、公民素质、国民素质等固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意味着人口素质可以覆盖人的素质、人类素质、公民素质、国民素